



主编 吴晓彤 编辑 李泓莹
美编 李红利 校对 肖 倩

名家说苏

《东坡志林》赏析(二)

□四川成都 徐康

【原文】

记游庐山

仆初入庐山，山谷奇秀，平生所未见，殆应接不暇，遂发意不欲作诗。已而见山中僧俗，皆云：“苏子瞻来矣！”不觉作一绝云：“芒鞋青竹杖，自挂百钱游。可怪深山里，人人识故侯。”既自哂前言之谬，又复作两绝云：“青山若无素，偃蹇不相亲。要识庐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”又云：“自昔忆清赏，初游杳霭间。如今不是梦，真个是庐山。”是日有以陈令举《庐山记》见寄者，且行且读，见其中云徐凝、李白之诗，不觉失笑。旋入开先寺，主僧求诗，因作一绝云：“帝遣银河一派垂，古来惟有谪仙辞。飞流溅沫知多少，不与徐凝洗恶诗。”往来山南北十馀日，以为胜绝不可胜谈，择其尤者，莫如漱玉亭、三峡桥，故作此二诗。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，又作一绝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到处看山了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仆庐山诗尽于此矣。

【赏析】

诗意盎然的庐山之游

此篇以诗记游，可当作一篇诗话来读。庐山，又称匡山、匡庐，在今江西省北

部，耸立鄱阳湖、长江之滨，多巉岩、峭壁、清泉、飞瀑之胜，为我国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。如此人间仙境，东坡自会诗意盎然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四月，四十九岁的苏轼从黄州量移汝州，途经江西庐山。量移，系唐宋时公文用语，指官员被贬谪远方后，遇皇上“恩赦”，准予迁距京城较近的地方。此时，他断然忘却了自己受冤贬谪的遭遇，一时诗兴大发，用这篇文章记录了诗趣盎然的游兴。

苏轼这次游庐山，算是他的“初游”，见“山谷奇秀”，乃“平生所未见，殆应接不暇”，当指沿途山水秀美，看不胜看。故起初发誓只观景而不作诗。然而当他见到山中的僧人和俗众时，人们争相相传：“苏子瞻来矣！”足见他在庐山一带的名声和影响。于是，他欣喜之下，信笔写下《初入庐山》绝句三首，第一首：“芒鞋青竹杖，自挂百钱游。可怪深山里，人人识故侯。”头两句为实写：穿着芒鞋拄着竹杖，以贫贱之身（自挂百钱）而游庐山。此典出自《晋书·阮修本传》：阮修常步行，以百钱挂杖头，至酒店，便独自酣畅而饮。接下来的后两句：可怪者，奇怪也，惊讶也；“故侯”原意是泛指曾任地方官长之人，譬如陈子昂《感遇》诗：“西山伤遗老，东陵识故侯。”但苏轼私下一想，他在身陷“乌台诗案”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前，从未被朝廷封过“侯”，故此诗末句“人人识故侯”岂非得“意”而忘“形”乎？虽韵律自然，却不符“事实”，于是不禁自嘲“故侯”用语之谬，才又再

作两首绝句（即前面所指“绝句三首”之后二首），一首曰：“青山若无素，偃蹇不相亲。要识庐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”意思是说，青山如果缺少了素雅之美，虽高耸入云，傲慢坚挺，我也不与它亲近。我之所以与庐山一见面就相亲，是因为早年就是老朋友。另一首云：“自昔忆清赏，初游杳霭间。如今不是梦，真个是庐山。”意为：过去就曾以清贫之身，神游于（庐山）深远的杳杳雾霭之间。如今到此一游，那可不是梦中啊，所见到的是真实的庐山。以上共成绝句三首。

当天，还有人寄赠给“我”（东坡）一本陈令举先生的《庐山记》，我边走边读，见其中评论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诗：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以及评论中唐诗人徐凝所作《庐山瀑布》诗：“虚空落泉千仞直，雷奔入江不暂息。今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读后不禁哑然失笑。后进入开先寺（系南唐中祖李璣所建佛寺），寺主及僧人皆求诗，“我”（东坡）便作了一首绝句：“帝遣银河一派垂，古来惟有谪仙辞。飞流溅沫知多少，不与徐凝洗恶诗。”据《东坡集》卷十三载：“世传徐凝瀑布诗云：‘一条界破青山色’，至为尘陋。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，有‘赛不得’之语，乐天虽涉浅易，然岂至是哉？乃戏作一绝。”即指此诗。“我”（东坡）在山中南北间往来十多天，以为绝景名胜不可胜数，选择其最佳者，莫过于两处胜景，一曰漱玉亭，因亭前有瀑布飞溅，如玉石，故亭名“漱玉”；二曰三

峡桥，指庐山五老峰西有三峡涧，水行石间，声如雷霆，汹涌腾跃，势不可遏，有如三峡之险，其南即三峡桥。于是作了《庐山二胜》，一曰《开先漱玉亭》，一曰《栖贤三峡桥》。写完这两首诗，与总长老同游西林寺，兴之所至，又写了《题西林壁》诗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到处看山了不同（后在东坡诗集中，改为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）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苏轼所写的“庐山诗”，即到此为止也。

这一则诗话，不仅展现了苏轼写庐山的多首诗作，还收进他对前人庐山诗优、劣的评价，扬李（白）抑徐（凝），可见其毫不掩饰的“诗观”。世间有“闲游”之说，意即心中无可忧之事挂牵，方可开心畅游名山大川。而苏轼自元丰二年（1079）遭逢乌台诗案，被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，已历经近五年的贬谪生涯，然而他的潇洒天性与浪漫诗才，却并未受到损折。此次庐山之行，他全然忘却了自己的“戴罪”之身，全然一副“闲游”之态，诗兴盎然，一路吟咏，佳作迭出。读此篇可以感知苏轼超然物外、豪放旷达的诗人格，亦足见诗人不窘迫于处境之恶劣，依然才气横溢、诗思敏捷的鲜明个性。

（徐康，四川眉山人，1943年出生，著名作家，先后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出版文学著作22部，作品20余次获奖。著有《徐康文集》八卷记四百万字。）

眉山人语

亦母亦妻王闰之(十七)

□四川眉山 梭子 沁寒

第六章 黄州·涅槃之一井底

2 苏辙因兄长获罪，降官至江西监筠州酒税。距离湖北黄州100多公里。他安顿好事务后，亲自护送兄嫂一大家人，到黄州与兄长相见。

苏轼谢过子由。见到闰之，第一件事就是要他的手稿书信。

闰之悲从中来。回想这段三魂吓跑二魄的日子，身边没有拿主意的人，没有人安抚她、帮她。除了娘家随来的家佣，一直陪伴左右，不离不弃。即便有子由一家，她也不敢轻易走动。她知道，子由正全力以赴救援兄长，她不能再给予再添堵。闰之夜夜难眠。她想家了，却不能写信告知父母。她不知道天还能不能亮。

而今，终于见到死里逃生的夫君，她多想被夫君心疼，被几句暖语呵护。

没想到眼前的夫君，没问她们是怎样担惊受怕，惶惶不可终日地熬过来的。她期待的安抚没有，问候没有，依然惦记的是那惹火烧身的诗文。

闰之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忍着泪水，忍着悲伤，没好气地说，没了。

苏轼急问，怎么没了？

烧了。

谁烧的？

我烧的。

苏轼一直忽略闰之的情绪，更没觉察闰之在赌气。他怒不可遏地吼闰之，你你你，你怎么能烧我诗稿？

闰之不语，泪水像决堤的江河，漫过她坚毅的面庞。

苏辙让朝云陪嫂子进屋休息。闰之怒冲冲地快速从苏辙身边走过。她不想让子由看见自己的狼狈和不堪。子由退后一步，轻轻道声，嫂子珍重。

朝云跟在夫人身后，闰之的不让她跟。朝云无所适从。

苏辙独自陪着兄长。待苏轼难过的情绪稍微平复后，才讲述了官船围搜兄长诗文之事。他说，幸得嫂子这一烧，否则再查些兄长说不清道不明的犯上诗文，兄长之命恐难保矣。他一再安抚兄长，诗在你心里，文在你肚里。命在，还愁诗文不在？

苏轼也明白闰之的难处，却难以释怀。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，忍不住控诉妇人烧他诗稿，痛惜自己的诗文，十之七八皆毁。

朝云说，自己留下的唱曲里，有先生的一些诗词。得闲便抚琴吟唱，

帮助先生恢复一些残章断节。

苏轼的情绪依旧低落，没有缓解。

子由不得不再次提醒兄长，务必小心谨慎。整他的人还在到处搜集诗文，继续罗织罪名。

苏轼也知道，受他牵连的朋友太多。驸马王诜，因迟迟不肯交出为他编印的诗文集，且通风报信，被削除一切爵位，贬到武当。公主去世，乳娘向皇上告状，说驸马怂恿恶妾挑衅公主。可怜公主克己宽怀，恭顺公婆，却被驸马无视、轻慢，故而气绝。

皇上大怒，令人将王诜的8个美妾杖打后，充配军中士卒。

苏轼扼腕长叹，有愧晋卿被牵连至此。

王诜字晋卿，出身贵胄，因与皇室联姻，让他断了仕途。喜欢绘画，痴于收藏。尤喜苏轼诗文，与之成为挚友。

苏辙又说，司马光、张方平和他的女婿王巩等朋友被贬，还有一大批人被罚铜，最轻的停发一年俸禄。

苏轼摆摆手，不忍再听。过了好久才说，子由，我的诗文，如候虫夏鸟之声，被人利用，这是命。牵连众多朋友，实非本意啊。有朝一日，我该怎么面对他们。我反省过自己，是怎样落到这般境地的。想当年，父亲教我们读书作文，目的就是考取功名。我们贪啊，又连考制策，想成为国家栋梁。

苏辙不作声。苏轼闭目，连连摇头。许久才从胸腔发出一声哀叹，此乃虚妄啊，全是浮云梦幻啊。如今的我，穷途末路未有终，孤孤单单无人问。朋友们的书信没有了，亲戚也没人问候了。黄州，真井底矣。

苏辙依旧无语，眼里有泪，心痛地不忍直视兄长。是夜，苏轼苏辙抵足长谈。苏轼一吐胸中怨气，发泄满腹牢骚。苏辙更多是倾听。

沙漏已断。苏轼说累了，眼皮轻轻搭下。苏辙扶兄长躺下。第二天早上，苏辙醒来，天已大亮。他看见兄长没醒，便轻轻穿好衣服出来。

闰之见子由出了房门，立即去看望夫君。苏轼睡得很沉，双眉紧锁，狭长的脸上肌肉松垮，颧骨高耸。右脸颊的几颗黑痣更加显眼。闰之用手轻轻推了推苏轼，苏轼的眼皮动了动，并未睁开。闰之端详夫君，越看越觉得夫君变化好大。不是肉眼可见的白发，也不是易怒的脾气，到底是什么在变呢？她也说不清楚，只是一种强烈的感觉，让她害怕。闰之心里一阵酸楚，眼泪

就掉了下来。

苏轼醒来，已近中午。这是几个月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。

朝云已经把简单的饭菜摆上了桌。糙饭一碗，泡的白萝卜一碟，一盆菜汤。

苏轼拿起筷子递给子由，没有酒肉招待你啊。自笑平生为口忙，老来事业转荒唐。

苏辙夹起泡菜，送进嘴里，萝卜脆脆有声。他转移话题，笑说，还是泡菜下饭。闰之也说，这黄州的萝卜不错。苏辙感叹嫂子的酸水一直都是老家的味道，泡什么菜都好吃。

苏轼不受干扰，继续检讨，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饥。救不了自己，还连累家人。

闰之接话，人生一世，如屈伸肘，这可是先生之言。

苏轼讪笑。

闰之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情绪，她依然要接纳这个情绪无常，如孩儿般变来变去的男人。她努力挤出一丝笑意，用眉山话说，先生此时乃才子落难。龙在天上就飞，虫在地下就爬。我现在变成泥鳅了，还怕泥巴糊眼睛哦？好歹都是活，总比担惊受怕强。

苏辙说起眉山话，就是就是。苏轼有些尴尬地呵呵两声。

在苏辙的眼里，嫂子是极能调整心态和情绪的。昨天的那场风暴，嫂子心里能过吗？倘若是自己的夫人史云，也未必能过。而此刻的嫂子，仿佛云淡风轻一般。可将来的日子何去何从？嫂子不知又要承担多少啊。

此刻，闰之在苏辙心里就是母亲一般的存在，越发被敬重。有嫂子在，家就在，兄长就有着落。

饭后，苏辙陪兄长重读自己带来的朋友书信。其中有三封都是李端叔写的。因为一直不见回信，他很担心苏大人。又写信寄给苏辙，请务必转交。

苏轼叹了一口气，告诉子由，我真的没有收到过信，一封都没有收到。亲朋好友都怕受牵连，跟我绝交了。苏辙慢慢宽解兄长，说不定过些日子，情形好转，朋友们就来了。何况，现在来也没啥吃的。

（梭子，本名张蓉，眉山人。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有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等发表，出版专著《与尔并肩》等5部。沁寒，本名魏鑫，眉山人，有作品在《散文百家》《文学报》等发表。）

对话苏母

图为话剧《苏母》中苏母扮演者董凡与苏母塑像。

邵永义 摄



追寻三苏

苏轼在密州(三)

□四川眉山 熊朝东

作为一州长官的苏轼，恪尽吏职，据实向朝廷奏报灾情，义勤于政事。尤其对于治蝗，苏轼不是停留在嘴巴上，而是身体力行，率先垂范。以雷厉风行的作风、壮士断腕的气概，一面据实上奏朝廷，请求下拨救灾粮；一面组织僚属，率领民众，积极投入灭蝗战斗，采取田禾焚烧和掘土掩埋的传统方法消灭蝗虫。为了充分调动群众灭蝗积极性，苏轼采取奖励政策，以工代赈，“得米济饥还小补”，将赈济灾民的粮食用于奖励捕蝗，谁捕得多，得粮就多。为了灭蝗，他废寝忘食，竭尽全力。后来他离任密州，还向赵伯成[熙宁八年（1075）六月赵以尚书郎为密州通判]述说当时亲自率众参与灭蝗，手足上的茧子一层盖过一层，连马匹也已精疲力竭了。由于知州大人亲自下乡与百姓并肩战斗，百姓无不争先恐后。经过连续奋战，灭蝗收到明显效果。“县前已窖八下斛，率以一升完一亩”。苏轼在与章传道诗中特别加注说明：“今春及今，得蝗子八千余斛。”计算起来，即挽救了数十万亩庄稼。“更看蚕妇过初眠”，苏轼自注“蚕一眠，而蝗不复生矣”。

二是收养弃孩。苏轼在《与朱鄂州书》中说：“轼向在密州，遇饥年，民多弃子，因盘量劝诱米，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，专以收养弃儿，月给六斗。比期年，养者与儿，皆有父母之爱，遂不失所，所活亦数千人。”

三是解决旱灾。苏轼按当地“遇旱祈雨”的习俗，亲率吏民去常

山祈雨，发现山中有一泉，泉水“清凉滑甘，冬夏若一，余流溢去，达于山下”。这长流不竭的泉水让苏轼欢喜不已，当即采取引水灌溉措施。同时又发动百姓在南城筑堤引水，以解旱情。新堤筑成，流水直灌农田，百姓欢呼，庄稼长势喜人。苏轼亦无比奋，特作《满江红》一阙，以记与民同乐之心情：

东武会流杯亭，上巳日作。城南有坡，土色如丹，其下有堤，壅却淇水入城。

东武南城，新堤就，渠淇初溢。微雨过，长林翠阜，卧红堆碧。枝上残花吹尽地，与君试向江头觅。问向前犹有几多春，三之一。

官里事，何时毕，风雨外，无多日。相将泛曲水，满城争出。君不见兰亭修禊事，当时坐上皆豪逸，到如今修竹满山阴，空陈迹。

四是“因法以便民”。苏轼认为，老百姓生活艰难，不仅是蝗、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的，而且也是新法造成的。他在《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》中指出：“民非独病旱蝗也，方田、均税之患，行道之人举知之。”对新法在密州的推行，苏轼采取的态度是，只要是有害无利的新法条例，便拒不执行，对百姓有利的就推行。正如他在《密州谢上表》中所说：“臣敢不仰窃至恩，益坚素守。推广中和之政，抚绥疲羸之民。”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。尤其废“手实法”，百姓是欢呼雀跃。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三十七《王安石变法》载：“（熙宁七年）秋七月，立手实法。时免役出钱或未

均，吕惠卿用其弟曲阳县尉和卿计，创手实法。其法，官为定立物价，使民各以田亩、屋宅、资货、畜产随价自占。凡居钱五，当蕃息之钱一。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，获实，以三分之一充赏。预具式示民，令依式为状，县受而籍之，以其价列定高下，分为五等。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，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。诏从其言。”手实法规定百姓自报财产，以定户等；为防止有人少报或瞒报，可以赏告其不实的人；还规定不按时施行的，以违制论。苏轼认为这是明摆着鼓励告密者，挑起人与人之间相互矛盾，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荒府之举，应予以坚决废止。当时，“手实法”的做法已经引发朝廷其他部门的效仿。例如军器监需要牛皮，令老百姓上交，为了防止有牛皮不交者，也悬赏奖励告密。苏轼愤慨地对韩绛说：“农民丧牛甚于丧子，老弱妇女之家，报官稍缓，则挺而责之钱数十千，以与浮浪之人（赏赏专门告密得赏的不良之徒），其归为牛皮而已，何至是乎！”可见“手实法”所起到“渐开告讦之门”的恶果令人担忧。

（熊朝东，东坡故乡人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。主要著作有《苏东坡传奇》《悠悠乡情》《苏轼词选析》《明月几时有》《芳草天涯路》《苏东坡养生谈》《眉山苏辙《大写三苏》《苏轼人生风范》《密州出猎》《千古第一文人——苏东坡》等。）